

陆游诗歌艺术探源

袁行霈

陆游学诗是从江西诗派入手的，老师就是曾几。他在《跋曾文清公诗稿》中以“门生”自称，文中说：“河南文清公早以学术文章擅大名，为一世龙门，顾未尝轻许可。某独辱知，无与比者。”可见陆游对曾几十分尊重，曾几对陆游也非常赏识。陆游早年还受过吕本中的影响，吕本中曾作《江西诗社宗派图》，他本人也被认为是江西诗派的重要人物。陆游自恨没有机会跟他见面，在为他的集子撰写的序文中说：“某自童子时，读公诗文，愿学焉。稍长，未能远游而公捐馆舍。晚见曾文清公，文清谓某：君之诗渊源殆自吕紫微，恨不识一面。”（《吕居仁集序》）江西诗派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诗歌流派，陆游初学写诗受它的影响是毫不奇怪的。

陆游中年入蜀从戎，在火热的战斗生活中，创作天地扩展开来，诗歌艺术也出现了崭新的面貌。他不满意自己早期的作品，两次删汰，只留了很少一部分。其《示子遹》诗云：“我初学诗日，但欲工藻绘。中年始稍悟，渐欲窥宏大。”就是追述自己诗风的转变。而在这首诗的末尾说：“汝果欲学诗，工夫在诗外。”则精辟地指出了创作和生活的关系。其《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》曰：“我昔学诗未有得，残余未免从人乞。力孱气馁心自知，妄取虚名有惭色。”反省自己以往的诗歌创作，而以乞人残余四个字加以概括，这也深中江西诗派的要害。而在说到自己从戎以后对诗歌艺术的体会时又有这样几句：“诗家三昧忽见前，屈宋在眼元历历。天机云锦用在我，剪裁妙处非刀尺。”这说明即使是学习古人，也必须以我为主，而且必须自己有足够的的生活体验，才能得其三昧。仅在字句上加以剪裁是远远不够的。

陆游脱离了江西诗派的影响，但并没有放弃对古人的学习。如果说江西诗派是从古人的书中寻找诗料和词藻，经过点化，作成自己的诗；那么陆游则是学了古人的方法，自己到生活中寻找诗灵感，自铸伟词。他说：“法不孤生自古同，痴人乃欲镂虚空。君诗妙处吾能识，正在山程水驿中。”（《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》）诗歌创作的基本规律自古以来并没有什么不同，是艺术源于生活的。陆游对此深有体会，他说：“文章最忌百家衣，火龙黼黻世不知。谁能养气塞天地，吐出自足成虹蜺。”（《次韵和杨伯子主簿见赠》）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。”（《冬夜读书示子聿》）这和江西诗派的夺胎换骨、点铁成金，到书本里寻诗的主张是大相径庭的。

江西诗派讲究无一字无来处，并不是对遗产真正的尊重和认真的继承；因袭拼凑，拆东补西也不能算是真正的艺术创造。陆游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认识到江西诗派的流弊，遂有可能真正接近古人。另一方面，他毕竟受过江西诗派的训练，在用词造句上掌握了细腻的技巧，这对提高他的诗歌艺术是大有益处的。

二

追溯陆游诗歌的艺术渊源，当然首先要追溯到杜甫。陆游不但推崇杜甫的诗歌艺术，而且敬重杜甫的伟大人格。他认为学杜不可在字句上模仿，必须在精神上与他相通。陆游得之于杜甫的就不仅仅是字法、句法，而是杜诗的精髓，即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与细致入微的表现手法的统一。杜甫具有忧国忧民的博大胸襟，深沉而透彻的历史感，以及丰富深切的生活经验，所以他的诗歌境界雄浑而壮阔。而这种境界往往是通过刻画眼前具体细微的景、物，表现内心情感的细腻波澜达到的。他在《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》中说：“尤工远势古莫比，咫尺应须论万里。”赞赏王宰能在尺幅的画卷中表现出万里江山，杜甫自己的诗也具有这种咫尺万里之势。如果说杜诗有什么艺术奥妙的话，那就在于他和谐地统一了巨细、大小、远近、虚实等各种对立的审美范畴。陆游学杜，深得此中三昧。他的许多诗立意恢宏，笔触细腻，很有杜诗的意趣。如《度浮桥至南台》：

客中多病废登临，闻说南台试一寻。九轨徐行怒涛上，千艘横系大江心。寺楼钟鼓催昏晓，墟落云烟自古今。白发未除豪气在，醉吹横笛坐榕阴。

这首诗的格调很像杜甫的《登高》。三四句着眼于空间，五六句着眼于时间，写法也和《登高》近似。时空距离的展示，把读者的想象延伸到画面以外更加广阔的天地中去，像杜诗一样具有咫尺万里的气势。又如那首脍炙人口的《书愤》：

早岁那知世事艰，中原北望气如山。楼船夜雪瓜洲渡，铁马秋风大散关。塞上长城空自许，镜中衰鬓已先斑。出师一表真名世，千载谁堪伯仲间。

这首诗是陆游六十二岁回忆往事之作，借着推崇诸葛亮，批评了南宋统治集团的妥协投降政策。杜甫在成都和夔州的时候，曾写过许多颂扬诸葛亮的诗篇，如《蜀相》、《武侯庙》、《八阵图》、《夔州歌》、《古柏行》、《咏怀古迹》其五、《诸葛庙》等等。诸葛亮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的精神曾深深地感动过杜甫。陆游称颂诸葛亮的诗也很多，如《谒诸葛丞相庙》、《谒汉昭烈惠陵及诸葛公祠宇》、《游诸葛武侯书台》、《病起书怀》等。陆游在这些诗里说：“出师一表千载无”，“出师一表通今古”。他和杜甫对诸葛亮的称许，表现了他们共同的爱国感情。陆游在这首诗里把自己的身世之感和国家的兴亡之慨结合在一起，写出中间两联精彩的诗句。瓜洲渡和大散关都是诗人亲身游历过的地方，而这两个地方又都发生过抵抗金兵的战斗，并且都取得了胜利。陆游虽然没有亲身参加这两次战斗，但那两次胜利都曾使他兴奋鼓舞过。所以瓜洲渡和大散关便成了陆游回忆往事时印象最深，而形诸笔端时气壮如山的两个带有象征性的地点了。

从体裁上看，陆游学习杜甫主要是学习他的律诗。律诗作为唐代新兴的一种诗体，正是到了杜甫手中才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。杜甫可以说是写作七律的第一大家，他写的七律超过初盛唐诗人七律的总和。杜甫还大大地扩展了七律的题材，不仅用以描写自然景物，而且用以批评时政、抒写日常生活的感受。杜甫以前的七律一味秀丽典雅，杜甫则既有沉雄悲壮之作，又有清新亲切之作。陆游学习杜甫，所以他

的长处也在律诗上，赵翼《瓯北诗话》曰：“放翁以律诗见长，名章俊句，层见叠出，令人应接不暇。使事必切，属对必工；无意不搜，而不落纤巧；无语不新，亦不事涂泽。实古来诗家所未见也。”律诗重在中间两联，而这正是陆游之所长。工整精致而又新鲜活泼的对偶，简直层出不穷。人所常见之景，人所亲历之事，一经陆游点化便觉诗味盎然。五律如：“天低落平野，雁远入寒云。”（《马上》）“残灯挑犹暗，寒犬吠偏多。”（《冬夜》）“雨声清梦境，灯影伴吟魂。”（《道院》）“堂空响棋子，盞小聚茶香。”（《晚晴至索笑亭》）“云闲忘出岫，叶落喜归根。”（《寓叹》）七律如：“人立飞楼今已矣，浪翻孤月故依然。”（《白帝城怀杜少陵》）“青山是处可埋骨，白发向人羞折腰。”（《醉中出西门偶书》）“瓶花力尽无风堕，炉火灰深到晓温。”（《晓坐》）“志士凄凉闲处老，名花零落雨中看。”（《病起》）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”（《游山西村》）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。”（《临安春雨初霁》）不胜枚举。

三

陆游所受李白和岑参的影响也十分明显，这主要表现在七言古诗上。李白在诗中反复表现的主题——理想与现实的矛盾，他的追求与幻灭，他的傲岸与狂放，在陆游的诗里结合着陆游的身世遭遇得到再现。陆游因为“不拘礼法”，被人指斥为“颓放”，他索性用“放翁”二字作自己的号。这个“放”字确实可以概括陆游诗歌某一方面的特点。

陆游也很喜欢岑参，其《跋岑嘉州诗集》曰：“予自少时，绝好岑嘉州诗。往在山中，每醉归，倚胡床睡，辄令儿曹诵之。至酒醒，或睡熟，乃已。尝以为太白、子美之后，一人而已。”陆游从戎之后有了军旅生活的经验，对岑参遂有了更深的认识，其《夜读岑嘉州诗集》曰：“公诗信豪伟，笔力追李杜。……工夫敌造化，音节配韶箜。”陆游学岑，主要是得其奇丽。将李白的狂放和岑参的奇丽结合在一起，陆游的诗便具有特殊的魅力。如《金错刀行》：

黄金错刀白玉装，夜穿浮廓出光芒。丈夫五十功未立，提刀独立顾八荒。京华结交尽奇士，意气相期共生死。千年史策耻无

名，一片丹心报天子。尔来从军天汉滨，南山晓雪玉嶙峋。呜呼！
楚虽三户能亡秦，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。

诗的气势、声吻既像李白，又像岑参。“提刀独立顾八荒”，陆游的自我形象，让我们想起遭谗离京“拔剑四顾心茫然”的李白。而“南山晓雪玉嶙峋”，对雪的惊喜之情，又让我们想起岑参的《白雪歌》。

陆游学习李白和岑参，有自己的独创，并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。他的诗得李、岑之豪气，又有自己的个性。他有许多诗的构思是建立在今昔的对比上，抚今追昔，感慨万千。他的诗往往概括了较长的历史岁月，纵深的跨度大，感情的起伏也大，读来有乘舟急驶于万里长江之感。试看《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》：

前年脍鲸东海上，白浪如山寄豪壮。去年射虎南山秋，夜归
急雪满貂裘。今年摧颓最堪笑，华发苍颜羞自照。谁知得酒尚能
狂，脱帽向人时大叫。逆胡未灭心未平，孤剑床头铿有声。破驿
梦回灯欲死，打窗风雨正三更。

前六句以时间的延续和变化为线索，编织起三种生活境遇和与之相应的三种心境。第七句至第十句着力渲染眼前的境况。最后两句点出这一切都是在破驿之中梦醒之后的思绪。这首诗就很有陆游的个性特点。

四

现存陆游的诗四分之三以上是六十六岁之后闲居农村时所写的。闲居的生活接近白居易，农村的生活又接近陶渊明，他的诗也很自然地取法于陶、白二家。

陆游对陶渊明十分喜爱，其《读陶诗》曰：“我诗慕渊明，恨不造其微。”其《自勉》曰：“学诗当学陶，学书当学颜。”他所倾慕于陶的，除了他的人格之外，就是他的朴素自然的语言。《读陶渊明诗》曰：“君看夏木扶疏句，还许诗家更道不？”就强调了这一点。

陆游晚年的村居生活给他的诗以新的题材和新的气息，“年来诗料别，满眼是桑麻。”（《倚杖》）农业劳动和田园景色成为他诗歌的重要内容。他的《蔬圃绝句》、《蔬圃》、《蔬圃杂咏》、《农家晚秋戏咏》、《村

圃》、《农家》、《山家暮春》、《牧牛儿》、《北园杂咏》、《锄菜》、《游东村》、《游山西村》等一大批作品，语言清新平易，朴素自然，在他的诗集中别具一格。如：《蔬园杂咏·菘》

雨送寒声满背蓬，如今真是荷锄翁。可怜遇事常迟钝，九月
区区种晚菘。

然而，陆游和陶渊明的处境毕竟不同，他归田时年已六十余岁，已不可能像陶渊明那样参加劳动，所以他对劳动的体验远不如陶渊明深切。他的上述诗歌总还带着一种闲适的、消遣的气味。在这一点上倒更接近白居易的作品。陆游的一些记述日常起居的诗，放入白居易的闲适诗里也很难分辨出来。

将日常生活入诗可以说是陶渊明首开其端，杜甫在四川时也写了不少这类作品，到白居易数量就更多了。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多数抱着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态度。写日常生活，乃至身边琐事，以及平时的一点感受，虽然没有兼济的意义，也符合独善的原则。修身养性，得怡然之乐，在士大夫看来也颇有诗的趣味。陆游报国无门，退而行独善之道，是无可非议的。然而，陆游并不甘心于此，即使到了暮年仍念念不忘于报效国家恢复中原。所以他那些闲适之作常常迸发出热情的火星。正如王渔洋所说：“务观闲适，写村林、茅舍、农田、耕渔、花石、琴酒事，每逐月日记寒暑，读其诗如读其年谱也。然中间勃勃有生气。中原未定，梦寐思建功业，其真朴处多，雕镂处少，取其多者为佳。”（《蚕尾文》）陆游的《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》、《示儿》等诗之所以动人肺腑，就在于诗中有一股这样的勃勃生气。

探究了陆游诗歌的艺术渊源，我们可以说陆游是一位集大成的诗人。他继承了陶渊明、李白、杜甫、岑参、白居易等大师的传统，植根于自己的生活实践，培育出近万首诗作。他的诗虽然带着前辈影响的痕迹，但仍然具有明显的个人风格，这就是在平夷晓畅之中呈现出一股恢宏踔厉之气。好像一条大河，河面水波不兴，而底蕴却是汹涌激荡。关于陆游诗歌的艺术渊源，于北山先生撰有长文论述详尽（见陕西人民出版社《古典文学论丛》第三辑）。拙文撰成始见于文，十分钦佩。如欲深入研究这个问题，于文更有参考价值。